

頭頭是道盧作孚

胡 耐 安

童年時，外出就傳的一段歲月裏，我最厭惡坐輪船的那一段行程：我是學生，固然我家境也算殷實富裕，尤其老祖母哀憐我喪父的孤孫，一再叮嚀我：出門不要過於苦自己，坐船坐車，不要為省點錢，累得「身心俱疲」；並且拿些錢做過旅費的「額外」花用。不過，大部分的同學，都愛坐統艙，我也不便獨特的坐房艙。那糟亂的情形，那難以呼吸的空氣，還有那「茶房」（侍者）輩的邪惡面龐，實在是難以忍受。有些來自四川的朋友，他們告訴我：當你搭上「民生」公司的輪船時，尤其自漢口上重慶那段航程時，船上艙位的整潔，侍應生的周到，如果你是由「太古」「怡和」或者「大阪」甚而就是「三北」和「招商」那些船上的「過來人」，那你必得對盧作孚致其敬佩的頌贊。

稍後些時，那時我已不是學生而是「官員」；起碼得坐「官艙」，有時還坐「大菜間」；想像着，以前在長江中航行的經歷，船上茶房的苛索，秩序的混亂，真個給旅客煩擾不堪。民生公司是新進的民營公司，比另一民營的三北公司為小，自然更比不上國營的招商局，英商的太古和怡和，日商的大阪了。可是它却有它那一套新的作風，無疑的這便是盧作孚的所以起家創業以至功名成就的所由來。搭民生公司的船，買了票就有舖位，侍應生都是彬彬有禮的「學生」型的青年人，船上沒有烟（鴉片）賭，有飯有菜有茶水，真個是一切方便，從而也就客至如歸，於是乎民生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，而盧作孚的事業聲譽便也日臻佳境了。

當山城重慶惶惶不安之際，盧作孚突自香港回歸他那發祥地的北碚，參與北碚的國慶（三十八年雙十節）。乃弟盧子英是北碚的行政首長，行禮如儀之後，他來陪伴我們幾個來自遠地的外客，由時局而事業，由國外而國內，他真無愧于四川人，談鋒的勁健，任何課題，都能頭頭是道的給一個恰到好處的解答。談到民生公司留在香港的幾艘新型的鋁質船，他那瘦削的面龐，由於雙眉的緊鎖，格外加深了那些皺紋，他指出船隻既不同于火車，也不同于飛機，火車不開行，任它停在車站，可以無須人工費用；飛機祇要有機場的地方，都可以任意的起落，不像船碼頭，要有專職人員照料；唯有輪船，縱不開行，也得人工費用，而且浸在水裏，更有資產消耗和水火風險，開行停泊，還有碼頭和倉庫，既有一定的地點，又須有專用的人工。說時大有其不勝杞憂之至的神態。

盧作孚着實是一個有眼光有魄力且有手腕的幹練之才，他是四川人，由於幾個軍人如劉湘輩的提攜，他以一艘不及百噸的小輪船起家，兢兢業業的熬練三十多年，由幾艘「民」字號破爛陳舊的船航行漢口宜昌段和宜昌重慶段，以及重慶以上嘉陵江和長江各川江碼頭，逐漸發展而有上海漢口段和上海直達宜昌的長江航程，再進而有「門」字號的鋁質新型的遠洋船，論起船的數目

，大大小小已將近兩百艘，從講求洋務近半個世紀裏，盧作孚着實是有其成就的。盧作孚短小精悍，乍然看來，好像他是一個肺病患者，不過他那臉龐雖說瘦削，可是神采奕奕絕無些仔病態，據他自述他原有頗為嚴重的胃病，所以一飲一食極為留意。由於他在民生公司的成就，當道者極為器識，他會以「布衣白丁」的身分，出任交通部次長，也許因為時局的動盪，他在交通部却無任何表現。至多祇不過便宜了民生公司向加拿大一筆借款購船，也就是那七艘門字號的鋁質遠洋船之所由來。大陸淪陷後，那經常航行于港澳澳門間的龍門、劍門、虎門、玉門、石門等船在港澳班船間，着實當得起富麗堂皇的。可是大陸淪陷後全被毛共扣留在廣州，徒然擱置于珠江之畔，盧作孚泉下有知，一定會不勝其於邑歎歎之無已的。

盧作孚在重慶淪陷前數天，曾經逃到香港，觀望了好幾個月。據他的朋友說，由于不忍手創的民生公司從此完結，因為民生公司的資產，幾乎百分之百的陷在匪區，留在香港七艘門字船，對加拿大還有債務未了，不得當做民生公司的資產看待。加上毛共如周恩來之流，和他不祇相識而且相得；再加上民生公司一批高級幹部為匪所誘。鑒於如許的人事因素，他所以就回到大陸，滿以為民生公司由于他的回去，得有重新振作的機緣。不料期待復期待，不但不能有所振作，而且冷嘲熱諷相加無已，於是乎精明幹練的盧作孚，就祇有服毒，從此飲恨千古悄然云逝了。